心在南方

真在乎論文嗎？

南方壺

在巴西舉行的 2014 年世界盃足球賽剛結束，如眾所預期，由德國獲得冠軍。在超過一個月的比賽期間，不論屬於光采或屬於不光采，各種歷史紀錄一再被提出，也都饒富趣味。今年球賽，當然又創下一些新紀錄。像是巴西門將塞薩(Julio Cesar)，在本屆 7 戰中，共被踢進 14 球，再加上 2010 年南非世界盃 5 戰裡丟了 4 球，總計守了 12 場被踢進 18 球，為巴西世界盃足球史上，失球最多的門將。原紀錄保持人，雖可因讓出頭銜而暗自竊喜，名字卻還是得再被提一次。退位者為特法爾(Claudio Taffarel)，他曾為巴西把關球門三屆世界盃，累積出賽 18 場共失 15 球，平均 1 戰被踢進約 0.83 球。相較於塞薩，這紀錄卻僅算是小巫，因塞薩平均 1 戰被攻進 1.5 球。看來塞薩的紀錄並不容易被打破，換句話說，未來將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他的名字仍常會被提到。以這樣的方式名留青史，對一運動員，實在有夠殘酷。沒辦法，在崇拜英雄的國度，有人被傳誦千古，也會有人落入萬劫不復的境界。大家知道，塞薩沒守住的那 18 球，其中有 7 球集中在準決賽巴西對德國那慘痛的一戰。該場是世界盃準決賽史差距最大的比賽，也創下巴西參加世界盃單場最多失球紀錄。若沒有那場就好了，塞薩可能很懊惱。只是統計數據，又豈能隨意刪除？

7 月 9 日，有國外媒報導英國倫敦的 SAGE 出版公司，在經過長達 14 個月的調查後，撤回在“震動與控制期刊”(Journal Vibration and Control，簡稱 JVC)上有造假之嫌的 60 篇論文。涉案者是屏東教育大學的副教授陳震遠。又因教育部長蔣偉寧(1957–)為其中 5 篇的共同作者，遂掀起連日的風波。拖了 6 天，跟德國舉起大力神盃(FIFA World Cup)的同一天(台灣時間 7 月 14 日)，蔣偉寧宣布辭去教育部長一職，行政院也迅即同意。

事件爆發之始，蔣偉寧回應，那 5 篇論文都是紮實的研究，他從未指導的陳震遠並未參與，不知為何有其名字，已去函 JVC 瞭解。隨後說，可能是陳震遠的雙胞胎弟弟，他的指導學生陳震武投稿時，有請陳震遠協助，因此把他也列入共同作者。蔣偉寧說，因公務繁忙，他事前不知情。還說他不認識陳震遠，也不知他會共同掛名，將請相關單位調查。其後媒體指出蔣偉寧與陳震遠自 2002 年起，就有多篇論文共同掛名，兩人有長期合作關係，不可能不認識。7 月 13 日，蔣偉寧與陳震武合開記者會說明。陳震武指出，3 人共同掛名的論文共有 17 篇。這些論文可分為兩類，一類是他自己的研究，由於是博士論文的延續，遂將蔣偉寧放在共同作者，又因曾和哥哥討論過，便將哥哥也放入作者群；另一類則是蔣偉寧指導的碩、博士生所做的研究，他協助修改並投稿，因找領域相似的學者加入，包括自己的哥哥，所以才會掛名共同發表，而老師無法一一認識作者。蔣偉寧則說，陳震武長期擔任他論文發表的“通訊作者”，某些論文交給陳震武後出現新名字，他基於師生互信，予以尊重。蔣偉寧還

說他在科技部網站上的著作目錄是研究生登錄的，所以他也不完全清楚那些論文作者有誰。他澄清與陳震遠只見過兩面，僅止於打招呼。

有些教授對自己掛名的論文是很在意的，他們自我要求很高，論文一改再改，沒有到最後關頭，沒有到雖仍不滿意，但可勉強接受，是不願投出的。他們愛惜羽毛，名字不輕易出借，來路不明或不清楚內容的論文，更不可能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其上。由此事件，我們不禁好奇，那些“公務繁忙”的學者，到底有沒有很在乎論文？因對論文的定稿及投稿，他們似乎並不太在意，可全權交給學生處理。甚至論文為什麼會多出某些共同作者，似也不在乎。而即使曾多次共同掛名，至少算是研究領域相當接近的同行，理應常在不同的研討會碰面，似亦沒興趣認識。即使此人還是長期負責替你投稿者的雙胞胎哥哥，居然十餘年來只見過兩次面，且交情僅止於打招呼，真是匪夷所思。雖表現出來很灑脫，對論文不太在乎，放在網站上的論文有那些，也懶得過問(連自己都沒興趣，又期望有誰看？)，但看起來對論文又很在乎，因仍願意論文上有自己的名字，且是多多益善。

在“新約聖經”“約翰福音”的第八章裡，耶穌說“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”耶穌講完後，眾人便一個個走了。因若仔細檢驗，人們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犯錯。所以我們與其拿石頭，還不如引以為戒，內自省是否在處理論文方面，已夠嚴謹了。

此論文事件發生後，去年 8 月因論文涉及抄襲，上任 6

天便請辭的國防部部長楊念祖(1955–)，以及曾任國科會主委，現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陳建仁(1951–)，2007 年時，其共同掛名的論文，由年輕的合著者投稿至國際知名期刊“癌症”(Cancer)，被發現內容有部分抄襲因而遭到退稿，也被翻出來。如同世界盃足球賽，那些極不尋常的事件，即使時隔多年，總是一再被提出，不會輕易被忘記。在學術界從事研究工作，發表論文是職志。依論文的質與量，反映出每人不同的身價。但正如“論語”述而篇裡，孔子說“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”君子愛論文，也要取之以道。如果球員一旦被列在出賽名單，上場後便個個都得奮勇爭先，無人可僅看到有自己的名字，便心滿意足，可做壁上觀，不過問球賽，則學者名列作者群，對整篇論文的來龍去脈，又豈能不充分掌握？又怎可毫不在意？ (103.7.15)